



黃秋耘文集

丁香花下

黄秋耘文集

第一卷

丁香花下

散文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黄秋耘文集 (1-4 卷) / 黄秋耘著.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1999
ISBN 7-5360-2853-9

I. 黄… II. 黄… III. 黄秋耘-文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31464 号

黄秋耘文集
丁香花下 (第一卷)

黄秋耘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韶关粤北印刷厂印刷
(韶关市五里亭)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2.75 印张 3 插页 290,000 字

1999 年 8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60-2853-9

I · 2434 全套四卷定价: 10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一九八三年一月摄于广州



一九五二年底,新婚后不久摄于武汉



一九九〇年在冰心家中



一九八一年与清华同学董凌云、韦君宜、叶方摄于中共中央党校



作者部分主要著作



三十年代在香港



一九九一年与胡区区于天津孙犁家中



一九八二年与丁玲、陈明等摄于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中心



太平洋战争前,全家在香港的合影,后排居者为作者

目 录

第一辑 浮 沉

矿穴	(3)
一年祭	(7)
——献给我们倒下了的伙伴——宝璋	
浮沉	(11)
悲剧的净化	(14)
悲剧的绵延	(17)
——略论恋爱·婚姻·家庭	
皮球·坦克和小螺丝钉	(21)
居礼夫妇断片	(25)
两条道路	(33)
革命的机器和革命的人	(38)
损害	(44)
深夜的喇叭声	(59)
吴深的悲剧	(62)
海珠桥，你要复仇！	(70)

血的元宵节	(74)
——记一九五〇年三·三广州大轰炸	
艺术家、思想家、战士	(79)
——关于罗曼·罗兰的札记	

第二辑 丁香花下

雾失楼台	(121)
丁香花下	(131)
中秋节的晚餐	(136)
难忘的眼神和泪光	(139)
重返三堡村	(145)
迟来的春天	(150)
危驿孤灯照别愁	(155)
月迷津渡	(161)
秋山寒雨	(165)
往事与哀思	(169)
——追念邵荃麟同志	
“十年生死两茫茫”	(175)
——追念陈翔鹤同志	
哀阿雪	(181)
忆谷柳	(185)
一代诗人未尽才	(191)
——怀念郭小川同志	
“不足为外人道也”	(195)
——关于老舍先生二三事	
每忆新波更断肠	(199)

老将·····	(204)
——追忆陈卓猷同志	
我所认识的韦君宜同志·····	(209)
一个从不露才炫己的人·····	(216)
——悼黎敏子同志	
陈寅恪先生的几首旧体诗·····	(220)
学螳螂拳·····	(224)
行吟阁遐想·····	(226)
秋天里的黄叶村·····	(229)
——访曹雪芹故居	
记洁园的菊花·····	(231)
榕城杂忆·····	(234)
历史悲剧的后遗症·····	(237)
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	(243)
樱桃沟里的一块石刻·····	(245)
可敬爱的“莽秀才”·····	(247)
——追念巴人同志	
韶园座谈会侧记·····	(251)
——华裔师生眼中的北京	
荒原上的“狼群”·····	(255)
——五七干校生活杂记	
何礼的青年与晚年·····	(263)
人间波浪总难平·····	(267)
——怀念秦似同志	
寂寞身后事·····	(269)
——悼念任以沛同志	
长城漫笔·····	(273)

我就是我·····	(277)
梁老师·····	(281)
松花江上·····	(285)
雪雪·····	(287)
寻梦记·····	(289)
大年夜·····	(294)
我所认识的钟敬文老师·····	(297)
“误尽平生是一官”·····	(303)
京华忆旧·····	(305)
焚书记·····	(308)
“我家不过中秋节”·····	(310)
——我的第一篇好作文	
我的宗教观·····	(313)
自白·····	(315)
春秋佳日·····	(316)
木棉花开·····	(319)
墓畔遐思·····	(321)
津门怀旧·····	(323)
悼念秦牧同志·····	(327)
肖军访美二三事·····	(329)
哀戴厚英·····	(331)
听车楼·····	(333)
大玩家于光远·····	(334)
冯牧和柳杞·····	(335)
无私战士有情人·····	(336)
王瑶和刘绶松·····	(338)
“板先生”秦兆阳·····	(339)

秋天·····	(341)
韦君宜二三事·····	(342)

第三辑 萍踪忆语

去国·····	(347)
两个 C 和三个 M ·····	(349)
菲律宾朋友·····	(353)
爱荷华诗文会侧记·····	(356)
我的美国小朋友·····	(359)
美国的女人和黑人·····	(361)
双城记·····	(364)

——三藩市和芝加哥

纽约散记·····	(368)
飞越太平洋上空·····	(374)
相见在大洋彼岸·····	(377)
日本的首都和故都·····	(380)
与日本同行的交往·····	(384)
汉堡漫笔·····	(391)
法兰克福的昼与夜·····	(396)
三个“老北京”·····	(398)

——汉城散记

第 一 辑

浮 沉

矿 穴

大路从西直门出来，穿过了玉泉山、西山，又蜿蜒到了那苍黄色的山腰。在苍黄色的山后，就是那距离北平四十余里的矿区门头沟了。

是个好日子。蔚蓝的天空，偶然有几片微云在飘荡着，浮动着的，像西子湖里的小游船，新绿的香草遍布整个大地，喷发着醉人的芬芳，很绰约，很娉婷，而且很有生气，令人感觉到春之气息。

汽车开动了马达，把我们带出清华园，送到门头沟的矿穴边。因为我们过腻了太舒服的生活，专心要找寻些新鲜的刺激。

渡过磨石口，道路上随处遇到运煤的驴骡，摇曳着颈上的铃铛。还有这笨大的骆驼群，一步一步踏着不平的石子道前进。他们看见了我们这一队，在淌着泪水的大眼中，都流露着惊惧和怨恨之色。

到了目的地，依照一切参观的惯例，我们先去访问这中英煤矿公司的管理人。

司理室的房门打开了，跳出两条雄壮的猎狗，狂嗅着我们每个人的衣衫，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带着检查的意味？

一个大块头，眼睛发出红光，胸前摇动着两块紫酱色的肌肉。从座位里站起来，用很迅速的手势招呼我们坐下。

随着，他告诉我们，“公司是实行三八制的，最不熟练的工人每天起码也能挣到五毛钱。此外，为了工人們的福利，公司特别建立了医院、工人宿舍、工人子弟学校，还提出一部分盈利，奖励工人们储蓄……”

“所以，这里的工人都是安分守己的，没有什么工会组织，也从来没有闹过风潮。”他很得意地下了结论。

一个不识趣的同学问到工人的休息日和养老金，这位先生的脸色忽然沉重起来了。静默了一回，他不快意地解释着：“休息日照例是没有的，这是全国工厂共同的规矩。不过，旧历新年 Chinese New Year 的时候，我们有两个星期的公假。至于养老金，因为我们这里的待遇很好，年老的工人自己多半有点储蓄。因此，这一项 Compensation（补助）似乎不大需要。”为了表现自己是一个真正的买办阶级，他故意在谈话中插进许多英文的辞句。

之后，我们被领到各部门去参观：机器房、拣煤机、电力发动室。但是矿洞里，据司理说，因为太 Dangerous（危险），而且总行方面有命令谢绝参观，我们是不许看的。

一个运煤工人悄悄对我说：他在这里做了七年工，现在每天要工作十二个钟头，工资是三角三分，不折不扣。

这才使我知道：司理口中的和工人口中的工资和工作时间，有着一角七分和四个钟头的差别。

走出了中英公司，我们的好奇心还没有满足，又找寻到这些两旁山坡上用旧法采煤的土窑。

在离洞口不远的地方，我们遇到了一个黑衣黑脸的老工人。他的瘦削的橄榄形的头颅枕在一袋煤块上面，两只手紧紧按着，

似乎这就是他仅有的金子，恐怕有谁来抢去。几头苍蝇爬过他的鼻尖，他只喘息着，动也不动，也不用手去驱逐它们。他那样子，要是在黑夜里看见，一定会疑心他是一只倒毙在路旁的癞皮狗。

我低低地问他道：“您一天能挣到多少钱呢？”

“嗯！嗯！”他颤抖地叫了两声，又把眼皮闭上。

还是一个旁观的青年人替他回答：“这是搬煤是按重量给钱的，一矿（三百六十斤）八吊钱（当时北平一吊钱合十个铜元，一角钱值四十八个铜元。）像他这样的人，一天最多也搬不到两矿。”

这位青年朋友非常热心，他把我们领到矿洞口。

踏进矿洞，仿佛到了另一个天地。不！这里没有天，无处不被黑暗所包围着，好像是阴间，好像是十八层地狱中的最下一层。

我们站在洞口，往下看，只看见三五成群的火焰往来闪动着，在这个乌黑无底的洞中，微光下，蠕动着一些黑色的动物，慢慢地往上爬。四周静寂得像个古墓，只有一缕缕抽搐声和呻吟声击荡着潮湿的矿壁。

不到五分钟，一个鬼卒似的面孔在他头顶着的煤油灯的光线下出现了。我不敢去细细看他，因为他的表情过于痛苦，像一个害痉挛症的临终的病人。我忍不住低下头来，感动到流泪。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在西班牙内战中，矿工们是最英勇最坚决的分子。

一个孩子从外边走进来，有气没力地点着了一盏半明不灭的煤油灯，挂在头上，咳了一声，然后像受了伤的蛇一样爬到洞里去。走不到一丈，他这瘦小的背影已经在黑暗中消逝了。

“看来最多不过十五六岁，这可怜的孩子！”我对那位青年朋